

在历史的天空下，燃精神之“火种”

追忆历史学者、党史作家刘统

本报记者潘旭、孙丽萍

根据《战上海》一书改编的电视剧《欲晓东方》即将登上荧屏之际，该书作者、71岁的历史学者刘统于2022年12月21日告别了这座城市……

人们怀念这位性情鲜明的学者。他笔下，有解放上海波澜壮阔的历史风云，有娓娓道来、徐徐展开的解放战争纪实，更有还原日本侵华罪行的民族大义和文以载道的使命担当。

《战上海》：小细节写大历史

“中共党史和军史，我过去仅限于书本知识。到了军队，才知道这是一门大学问。”刘统虽是著作等身的学者和作家，但直到2018年《战上海》一书付梓出版并走红后，很多读者方才喜爱上从学术界“破圈而出”的他。

这本纪实文学作品以洋洋洒洒20万字重现上海解放前后的风云历史，在2019年获得了中宣部第十五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评选特别奖。

在这部扛鼎之作中，刘统讲述了中国共产党从发起解放上海战役到接管上海后的巨大努力和牺牲。他不仅描绘战场硝烟，也关注共产党人整饬金融、稳定物价，进行城市建设、民生保障等方面的斗争。

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书记、专职副主席王为松曾任上海人民出版社社长。2019年上海书展前夕，上海人民出版社邀请媒体记者从当时的书中投票评选20本书作为2019年上海书展推荐好书，最终得票数最高的就是《战上海》。

“干事创业要充满激情、遇到困难要富于创造、面对挑战要敢于担当，在这本书当中，‘战上海’的精神得到充分体现，也体现了共产党为什么能、社会主义为什么行、马克思主义为什么好。”王为松说。

在《战上海》一书中，刘统写过一个上海解放前夕的小故事：“20军政治部通讯员看见某部队采买员在买咸菜，大家告诉他币值没规定，不能买。采买员说：‘是首长叫买的。部队几天都没吃菜了，对身体很有影响。’后来20军政治协理员就把自己从乡下带来的腐乳让了一坛给采买员，把要买的咸菜还给店里。”

“我关注战争过程中的一个个细节，这些细节在一定程度上是决定胜负的关键。”刘统曾于2019年对新华社记者如是说。

2022年12月21日，71岁的历史学者刘统去世……

他笔下，有解放上海波澜壮阔的历史风云，有娓娓道来、徐徐展开的解放战争纪实，更有还原日本侵华罪行的民族大义和文以载道的使命担当

从事党史和军史研究写作，对刘统而言价值和意义是什么？他回答：“青史留名、永垂不朽，那是英雄们的人生价值。把他们写下来，是我的责任”



▲历史学者、党史作家刘统生前工作照。（上海人民出版社供图）

记者当时提问刘统：“这些历史研究对70年后的当下有何现实意义？”刘统回答：“上海解放70年，就是一幅波澜起伏的历史长卷，都是共产党人一步一步走过来的，怎么样从各个历史时期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是我们历史研究工作者的责任，也是对上海解放70周年最好的纪念。”

“把他们写下来，是我的责任”

细节和故事，让刘统的党史作品深受大众喜爱。“这得益于他早期在历史地理方面的造诣，令他的研究具有很强的空间感，也强调实证的方法，更得益于他勤勉的学术态度和涉猎广泛的学术底子。”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苏智良说。

从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读博毕业后，刘统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进行了研究方向上的切换，从历史地理学转而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和军事史。

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高福进，与刘统相识很久。他记得刘统对于党史研究的热情始终如一。“刘统多次说起在军科院翻阅档案以及向老同志、老首长请教解放战争史所带来的巨大收获，这些收获促成了他后来的研究方向，也成为了他往后创作的宝贵财富。”

刘统在复旦大学求学时的老师、历史学家谭其骧先生也鼓励刘统转而研究近现代史。在得知刘统在军事科学院能接触到大量解放战争档案后，他甚至以“命令式”的口吻对刘统说，“你要把它们全记下来！”

在军事科学院，档案按战区划分，很多档案不仅内容丰富而且写得绘声绘色。刘统如获至宝，蹲进档案库潜心研究整整15年，最终捧出了《中原解放战争纪实》《华东解放战争纪实》《东北解放战争纪实》三部作品。

刘统对于档案和史料的吸收、消化和研究功底，令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主任程兆奇佩服不已。2004年，刘统赴上海交大任职后和程兆奇分别侧重革命史和战争史的研究。2011年，上海交大东京审判研究中心成立后，团队接到了关于战争审判研究的重大课题，其中，《大审判：国民政府处置日本战犯实录》一书由刘统负责。

“这个领域对他来说几乎是白手起家，但他靠着在军史、党史方面的综合积累以及对档案研究的独到方法，出色地完成了项目。”程兆奇说。

上海交大出版社副编审彭亚星曾与刘统合作过另一关于战争审判的研究项目《国民

政府对日本战犯的审判(1946—1948)第一期》的出版工作。该项目共两册，对国民政府审判日本战犯的10个法庭进行全面的史料整理和研究，还原当年国民政府审判日本战犯的全过程。“当时他还在写《战上海》，两边不停切换。除了通俗易懂的党史书籍外，刘老师也是学术研究和论文写作的行家里手。”

从事党史和军史研究写作，对刘统而言价值和意义是什么？他回答：“青史留名、永垂不朽，那是英雄们的人生价值。把他们写下来，是我的责任。”

传播“火种”，这是最好的怀念

“有的人虽然结交不久，哪怕只有一两次见面，便会让人心生敬慕并渴望与之亲近。”上海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江冉印象中的刘统——微胖身材、黝黑面容、气质自信又平易，一口京腔浓郁的普通话特别好听。“虽然年约七旬，可看上去像40多岁。”

在江冉主持的一场直播节目中，刘统滔滔不绝且绘声绘色地和观众分享上海解放前后的历史故事。在他趣味横生的讲述里，时间过得飞快，在场者甚至都忽略了这是一档

严肃话题的访谈活动，情不自禁地跟着刘统的思绪穿行于历史的天空。

“刘统老师讲得太有趣了，没有条条框框的限制。比如他讲解解放军进入上海纪律严明、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也不能踏入市民家半步……那战士们内急了怎么办？只能跑到黄浦江边去‘方便’。节目现场有人提醒说，这有否有损解放军的形象。而刘统则笑着回答：‘这就是当时的历史事实，怎么不能讲呢？’”江冉回忆说。

除了案头工作，刘统生前喜好通过实地走访来研究历史。他的朋友圈里，还“晒”着自己的行走历史。他有时在上海自来水厂的百年老厂房，有时在山西忻口战役遗址，甚至会去位于伦敦西北郊的海格特公墓的马克思墓前……这样的阅历，让他不断丰富对历史的理解。

人们记忆中，刘统最后一次在公众场合亮相，是2022年10月17日。他受邀为大型话剧《英雄儿女》举办戏剧文学对话的讲座。此时他已患病，形容消瘦，但依旧手持话筒，金句迭出。

在一个小时讲座中，他为观众介绍了《英雄儿女》的时代背景，帮助年轻人理解这部英雄赞歌。“我觉得它既反映了抗美援朝战争，又反映了无产阶级革命者的英雄情怀，而且人情味浓厚。”“革命者不是不食人间烟火。”“伟大和温情并存……这是一种民族精神的传承，这是一种非常宝贵的精神遗产。”刘统说。

“一个历史人物往往不是非红即黑、非黑即白，是有血有肉有性情的，把人物跌宕起伏的故事写出来，不是很精彩吗？”这是刘统生前令上海交大出版社副编审彭亚星印象最深的一句话。

彭亚星告诉记者，刘统的最新作品《凝望·回顾》一书尚未出版，留下遗憾。此外，继《火种——寻找中国复兴之路》之后，刘统的另一本党史著作也已完稿，同样未与读者见面。这些作品的后续工作或将交由他的同事或学生继续完成。

对于学者而言，传播精神的“火种”，或许高于生命本身在这世间的存续。不久前，中央广播电视台举办的“2023年电视剧片单发布”活动上，电视剧《欲晓东方》惊艳亮相并发布海报——该剧正改编自刘统的《战上海》，于2019年启动剧本创作，2022年3月开机，2022年7月杀青。这部即将与亿万国人见面的作品，或许是对他最好的怀念。

机组设备到安装技术全部国产化，机组各部导轴承最大绝对摆度值较国家规范优良标准提高30%—70%，丰满机组振动及摆度指标已达到国际同型机组绝对领先水平……

作为当时主管丰满重建工程的领导，国网新源控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永潭认为，工程建设过程中的新技术、新工法研发，新工艺、新材料等创新应用，打造了电力建设全过程质量控制示范工程，为水电站病害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为我国水电建设管理水平抢占行业制高点作出了积极探索，成为世界水电建设管理的一面旗帜。丰满重建工程打造了全水头全负荷稳定运行的极品国产机组，为中国大型水电工程建设留下了宝贵的技术财富，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制造”的实力，成为全球水电技术的一座丰碑。

不一样的精气神儿

谈起“丰满”名字的由来，丰满发电厂厂长王树新介绍说，大坝修建于两山峡谷之间，多疾风，旧有“小风门”之称，最初修建电站时，谐风门之音，取吉祥之意，定名为丰满，沿用至今。

丰满大坝建成后，因拦截松花江水形成人工湖泊，取名松花湖，也称丰满水库。松花湖流域地形东北部为崇山峻岭、西部为丘陵地带，大坝河谷两岸山势陡峭，水流冲刷左岸形成断崖，右岸为冲积层及堆积层岸坡。湖面宽阔、碧水苍山、岛屿错落，四季景色各异，不经意间，已成一处风景绝佳的旅游胜地。

泛舟松花湖上，回望旧坝与新坝，历史与现实的交织之下，前有哀伤与艰辛，现有惊叹与自信，更有不一样的精气神儿。

摇篮，承载着步履蹒跚的成长记忆，有幸留存下来，已属意外的欢喜。时过境迁之后，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可供感念与感怀，沉湎于自我陶醉、沾沾自喜，固然不可取，过多的苛求，也大可不必。

丰满水电站，过去或许只是个摇篮。如今居然能走出摇篮，并打造成生态电站、创新电站、自强电站、振兴电站，处处闪耀着新发展理念的光芒，成为水电事业发展、中国制造”日益强大、“绿色发展”理念更加牢固坚定的生动画影和真实写照，展示的是一种精神的力量、奋进的力量。

80多年过去了，如今的“摇篮”，已然变得愈加吉祥、丰满，不能不让人心怀敬意、刮目相看。

松花湖上说“摇篮”

12.35亿千瓦时。

因为处于东北沦陷时期，与日本和伪满洲国密切相关，国人每每提起这些，心里多少有些堵得慌。丰满水电站建成伊始，就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相伴，好比一部五味杂陈的中国近现代史，写满屈辱与掠夺、欺凌与劫难、拯救与援助、骄傲与辉煌……

1945年3月20日后一段时间，丰满的发电、配电设备又被拆走，仅留下两台主机和两台厂用机维持发电水平。同时拆走工地上的水泵、空气压缩机、变压器、内燃机车等大部分施工设备，给后来电站的复工建设造成极大困难。

1946年5月29日国民党军队占领丰满，至1948年3月9日，国民党军见大势已去，下令炸毁丰满水电站。国军中的正义之士，不愿做花园口式的千古罪人，想方设法使丰满大坝和整个水电站逃过一劫，得以保全。

1948年丰满解放后，丰满水电站迅速恢复生产并进行大规模的续建、改建工程。在苏联水利专家指导下，于1960年完成一期工程，共安装8台机组，总装机容量55.375万千瓦，仍然是当时亚洲最大的水电站。在装机容量和发电量两方面，当时的丰满水电站占东北电力系统的一半以上，承担了国民经济恢复和军工产品生产的主要供电任务，在发电、防洪、系统调峰、调频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水电事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或许正因为这一突出地位和贡献，1955年3月1日发行流通的第二套人民币5角纸币，正面图案选用了丰满水电站的全景图。

在那个年代里，丰满水电站在国家最需要的时候，不仅输送了最宝贵的动力能源，同时为全国各地培养和输送了大批技术干部，在不断探索、丰富、完善中形成了一套较为系统的科学运行制度体系，在各水电厂乃至整个电业管理方面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丰电人”遍布祖国的大江南北，二十世纪的国内水电站，无论是水电部，还是刘家峡、新安江、葛洲坝，乃至后来的长江三峡等特大电站，管理技术力量都是丰满输送的，都传承了丰满水电站的基因。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上世纪90年代以前，国内无论电站装机容量有多大，其管理模式、管理制度和检修运行规程都是采用丰满模式。

改革开放后，经二期和三期工程建设改造，



▲丰满水电站全景图。赵冰摄

至1998年，丰满水电站装机容量达到100.25万千瓦。

新坝投运、老坝退役无缝衔接

丰满水电站由于工程建设于特殊的历史时期，当时受制于建筑材料、施工技术、施工管理等因素，大坝设计与施工存在严重先天缺陷，虽经多年改造加固，仍存在大坝混凝土强度低、整体性差、渗漏、冻胀、溶蚀及防洪能力不足等隐患。

那天，丰满发电厂党委书记姜枫带我们观看了在坝上展示的旧坝混凝土剖面，他说，2007年，国家电监会将丰满大坝安全等级评为“病坝”，注册等级为丙级。

好在经过国内水电专家多次深入研究探讨，2012年10月11日，国家发改委下文《关于吉林丰满水电站全面治理（重建）工程项目核准的批复》，同年10月29日，按照“彻底解决、不留后患、技术可行、经济合理”的原则，丰满水电站全面治理（重建）工程正式开工。

重建，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包含众多的创新和提升。丰满水电站重建工程，恰好赶上了中国水电事业发展最好的时候。

丰满水电站，起步不算早。从最初落

后世界35年，到今天已成为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水电装机容量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36万千瓦增至2021年12月底的3.91亿千瓦，无论从规模、效益、成就，还是从规划、设计、施工建设、装备制造水平上，都已经是绝对的世界领先。

重建后的丰满水电站，2020年总装机容量达到148万千瓦，年均发电量17亿千瓦时。虽然从水库容量、装机容量、大坝高度等方面衡量，丰满水电站早已让出了诸多“第一”的位置，排名也逐渐后移，但丰满发电厂副厂长刘亚莲在带我们参观时，仍然掩饰不住一脸的骄傲与兴奋。

站在新坝上，刘亚莲指着上游120米处露出水面残存的旧坝说，新坝投运、老坝退役无缝衔接，安全稳妥完成了“水电第一拆”，这是世界首例成功采用“一址双坝”布置型式完成重建的“百万装机、百米坝高、百亿库容”大型水电站。

说到重建工程中的创新，刘亚莲如数家珍：

碾压筑坝质量过硬，曾取样当时世界最长的23.18米岩芯；新坝经过正常高水位运行，千米长的大坝，坝体渗漏量极小，坝基渗漏量低于8升/秒，同类坝型中国领先；从